



གེ་སར་སྐུང་གི་ཚུམ་རིག་ཡིག་སྐུང་།

《格萨尔》 文学翻译论

扎西东珠 / 何罗哲

曼秀·仁青道吉 / 王兴先

王景迁 / 贾曼

著

 人民出版社



《格萨尔》 文学翻译论

གེ་སར་སྐུང་གི་ཚུམ་རིག་ཡིག་སྒྲུང་།

扎西东珠 / 何罗哲

曼秀·仁青道吉 / 王兴先

王景迁 / 贾曼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装帧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萨尔》文学翻译论:汉、藏/扎西东珠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01-007956-1

I. ①格… II. ①扎… III. ①格萨尔-翻译-研究-汉、藏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243 号

《格萨尔》文学翻译论

GESAER WENXUE FANYI LUN

扎西东珠、何罗哲、曼秀·仁青道吉、王兴先、王景迁、贾曼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6

字数:415 千字

ISBN 978-7-01-007956-1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绛边嘉措

—

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扎西东珠教授等人共同撰写的《〈格萨尔〉文学翻译论》的问世，是我国《格萨尔》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对促进和推动《格萨尔》翻译事业的深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作用，是值得庆贺和支持的。

法国著名作家说：“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①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生前曾多次说过：“《格萨尔》不但是我国藏族同胞的，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的文化遗产。”^②

要使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一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就是翻译，翻译是沟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使别的民族的广大读者了解《格萨尔》的内容，

① 《西方文论选》上卷（伏尔泰《论史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② 参看《中国〈格萨尔〉》第1集，中国民族摄影艺术2002年出版，第60页。

欣赏她独具特色的艺术风采，进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作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卓越领导人茅盾、周扬、老舍，以及著名的教育家、史诗专家钟敬文教授和季羨林教授等有识之士生前都十分关心和重视《格萨尔》的翻译工作，曾经给予宝贵的指导，对推动我国《格萨尔》翻译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格萨尔》的翻译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的翻译；另一个则是将藏文翻译成各种外文。

关于《格萨尔》的翻译，我在《〈格萨尔〉初探》里说过这样一段话：“怎样才能把《格萨尔》变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进而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呢？这就要通过翻译。而做好汉译本的翻译，是至关重要的。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少数民族直接使用汉语文，即使有自己语言的少数民族，也把汉语作为自己的第二母语，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大多也通过汉语作中介，因此，汉语文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共同语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我国，懂得藏语文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读者将通过汉译本了解和欣赏《格萨尔》。将来翻译成外文，也可能通过汉语文转译，至少可以参考、借鉴汉译本。”^①

因此，在当前和将来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认真作好汉文本的翻译，应该是《格萨尔》翻译的主要任务。《〈格萨尔〉文学翻译论》涉及面很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重点论述的还是藏译汉的问题。我认为是抓住了重点和关键，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340 页。

二

在我国,《格萨尔》的翻译,解放前几乎无人过问。这一工作,主要是在解放后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的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向我国各民族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促进藏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总体来说,翻译工作还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格萨尔》事业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一学科领域包括录制民间艺人的说唱本、搜集、整理、研究、教学、出版、翻译等多方面内容。与其他方面相比,翻译工作进展比较缓慢,更加滞后。

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社会上有一种忽视乃至轻视、看不起翻译工作的错误倾向,重创作,重研究,重教学,而不太重视翻译,甚至评职称,晋升晋级,也都会受到影响。搞创作,可以当作家;搞研究,可以评研究员,当专家;搞教学,可以当教授。可是从事翻译工作的,在社会上就没有那么响亮,那么吃香。

第二、从事翻译,至少必须熟练地掌握两种文字,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好能懂第三种文字作参照系。我国一些著名的前辈翻译家都能精通三、四种乃至更多的语言,因此他们翻译起来,就能全局在胸,下笔如有神,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搞《格萨尔》翻译,不懂藏、汉两种文字,就无法进行。相比之下,搞创作,搞研究,搞教学,等等,懂一种语言文字就可以。我们可以说:能从事翻译工作的,可以搞创作,搞研究,搞教学,也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而搞创作、搞研究,搞教学的人,不一定能搞翻译。

这就说明,要做好翻译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本身就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就文学翻译来讲,需要进

行艺术再创作。并不是懂得两种文字就能够进行翻译。懂得两种文字，是起码的要求。除此而外，还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要懂得历史、哲学、宗教、地理、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翻译史诗，还要懂得诗，最好由诗人来翻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不少翻译史诗和优秀诗篇的，本身就是大诗人。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好翻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尤其重视将苏联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翻译成俄文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介绍给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高尔基对这一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要是把参加到苏维埃联盟的每一个民族的每一部作品都翻译成苏联所有各民族的语言，那就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快地学会了解彼此的民族文化的特征和特性，而这种了解当然会大大地加速我们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不但不抹煞各民族人民的个性，而且是一个统一的、伟大庄严的、使全世界的面目都为之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文化。”^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曾用极大的热忱关心、倡导和指导翻译工作，并身体力行，花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亲自从事翻译。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鲁迅在《关于翻译》一文中说：“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了一面。”鲁迅强调指出：“注意翻译，以作借鉴，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鲁迅曾热情呼唤：“我要求中国有许多的翻译家。”^②

茅盾也曾指出：“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

① 高尔基：《给阿塞拜疆集体农庄报编辑的信》，转引自索伯列夫著《翻译的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53—554页。

是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借鉴的作用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于吸取近代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厚资料而成长起来的，那也不是一句过分夸张的话罢？”^①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翻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与对翻译工作重视不够这一情况相联系，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格萨尔》的翻译工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要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要求很高的工作。这是因为要对翻译工作、译著本身进行研究，必须熟练地掌握汉藏两种语文，否则无法进行比较、评价和研究。扎西东珠教授等同志撰写的《〈格萨尔〉文学翻译论》的问世，在学术领域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作为一个《格萨尔》工作者，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格萨尔》之所以能够在各个相关民族中广泛流传，深受各该民族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翻译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关于这部史诗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至今只有零星几篇论文发表，尚无系统性研究的专著问世。

《〈格萨尔〉文学翻译论》的写作旨在于对《格萨尔》文学翻译问题做系统性的全面研究。其必要性就在于：一是已翻译成汉文的《格萨尔》不但质量不尽如人意，其数量也大约只占整部藏文《格萨尔》的10%左右，所以现在全面研究《格萨尔》文学翻译问题正当其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能否高质量、高水平地将《格萨尔》完整地翻译成汉文；二是通过系统性的全面研究，能够促进《格萨尔》学这门新兴学科向纵深发展，构建科学的《格萨尔》文学翻译理论体系，反过来以科学的方法指导翻译实践。

本书的作者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研究的起点就很高，视野很开阔，将现当代翻译理论

^① 《茅盾文艺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20—121页。

的研究与古藏文文献中佛经翻译理论的研究相结合,论述《格萨尔》文学翻译中的诸多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前人很少涉及、很少关注的视角,即从语言学角度对《格萨尔》中保存的大量专业用语、若干生僻词、古语、方言、俚语等的古今变异规律,与深入民间深切了解藏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相结合,研究翻译的相关问题。同时努力从语言学、比较文学、语言哲学、民族志诗学、社会学、接受美学、文化传播学等诸多视角探索《格萨尔》的文学翻译问题。

正如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格萨尔》首先是文学作品,她的翻译必须具备文学性,把史诗翻译提高到艺术性翻译的高度。

三

扎西东珠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长期从事《格萨尔》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对于翻译工作中的甘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感受。因此,他们的研究是从实践出发,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不是泛泛论说,更不是无的放矢。

该书一个重要特点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能从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宏观把握,视野开阔,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现当代翻译学的各个学派,如:语言学派、交际功能学派、文化学派、等值论学派、信息论学派、直译派、意译派、异化论学派、归化论学派等的理论主张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不管是哪种译论主张,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和其偏颇之处。融合各种译论之精髓后,提出论者自己的理论主张:在翻译实践中要做到解读原文时设身处地——深入体验包括狭义的和广义的原文语境;译文表达时“适如其所译”——辩证地处理原语和译入语语境之间的差异性,那么,各种译论主张的真理性和其偏颇之处就可以得到克服。

关于翻译的理论和主张很多,概况起来不外乎“直译”和“意译”两种。对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历来有很多争论。

在佛经翻译的历史上，就曾产生过“直译派”和“意译派”两个不同的派别。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翻译事业有更大的发展，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总结前人和他自己的翻译经验，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此言一出，受到广泛赞同，“信、达、雅”便成为大家公认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中，各人的理解和作法，有很大的差异。“五四”以后，就有所谓“宁信勿顺”和“宁顺勿信”的争论。在《格萨尔》的翻译过程中，同样产生过这样的争论和分歧。我自己认为，如果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而是真正落实到译文上，那么凡是好的翻译，都应该做到使“信、达、雅”三者高度的、辩证的、完美的统一。信、达、雅三者缺一不可，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不可能搞好翻译。其他作品是这样，《格萨尔》也应该是这样。

《〈格萨尔〉文学翻译论》结合实践，对有关方面的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无论对读者，还是对译者来说，都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作者还认为：《格萨尔》的文学翻译（包括外文翻译）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格萨尔》翻译事业的发展本身，会扩大史诗的影响，从而“抢占”世界文化阵地。因为当今世界，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想在世界文化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对《格萨尔》翻译的重视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世界的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继承传统，古为今用，比较全面系统地回顾和研究了藏族的翻译史，包括佛经翻译史、文化与科技翻译史、文学翻译史、藏族文化海外传播史等，尤其是总结归纳了吐蕃佛经翻译的成就及其经验。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获得翻身解放，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同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使《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包括搜集整理、学术研究、教学、翻译、出版等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工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成就之显著，涉及面之宽广，影响之深远，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2009年9月28日，也就是举国欢庆建国60周年前夕，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大会上，将我国的《格萨尔》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继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1届大会上，一致通过将《格萨尔》诞生千周年活动作为2002年—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参与项目之后，《格萨尔》事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充分说明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在学术文化领域为我国赢得了声誉。

当前，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在国内外关心《格萨尔》，希望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格萨尔》的人越来越多，翻译《格萨尔》的工作也显得日益突出和迫切。《〈格萨尔〉文学翻译论》一书在这个时候正式出版，可以说恰逢其时，对促进和推动《格萨尔》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一个《格萨尔》工作者，我真诚地祝贺《〈格萨尔〉文学翻

译论》的出版；与此同时，我热切地希望有更多读者和有关人士关心《〈格萨尔〉文学翻译论》，关心我国的《格萨尔》翻译事业，开创《格萨尔》翻译事业的新局面，为我国《格萨尔》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9年11月20日

目 录

上编 导 论

第一章 意义与缘起.....	3
第一节 英雄史诗·《格萨尔》	3
一、英雄史诗的产生与流传.....	3
二、《格萨尔》的规模.....	5
三、《格萨尔》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6
第二节 《格萨尔》文学翻译研究缘起.....	8
一、研究现状及其原因.....	8
二、系统性全面研究的必要性与途径.....	9
三、系统性全面研究的意义与理论主张.....	10
第二章 翻译论举要.....	13
第一节 对原作的理解与表达	14
一、充分理解.....	14
二、准确表达.....	19
三、谨慎改定.....	21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与“信、达、雅”	22
一、关于“信、达、雅”	22
二、《格萨尔》的翻译要凸显藏族民间文学的“雅”	25
第三节 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问题	29
一、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	29
二、原作者、译者和读者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	32
第四节 《格萨尔》的文化蕴涵与翻译语境化	34
一、翻译语境化问题的提出	34
二、《格萨尔》的文化蕴涵问题	36
第五节 《格萨尔》文学翻译应特别注重的几个理论问题	38
一、直译与意译	38
二、“形似”与“神似”	45
三、文学翻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50

中编 译史与传播

第三章 《格萨尔》译介史概述	59
第一节 历史上对《格萨(斯)尔》的译介	60
一、蒙译是《格萨尔》最早的译介及相关问题	60
二、20 世纪 30—40 年代对《格萨尔》的汉译	61
第二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译介	6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格萨尔》汉译工作	64
二、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格萨尔》翻译	65
三、可资借鉴的经验与需要汲取的教训	70
第三节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及其以后的译介	75
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译介情况概述	75

二、各有千秋的几部译本·····	79
三、王沂暖先生对《格萨尔》翻译与研究的卓越贡献·····	83
四、《格萨尔文库》的编纂与翻译·····	87
五、1980—2009 年汉译文献·····	90
第四节 国外各个时期译介概况·····	98
一、18 世纪·····	98
二、19 世纪·····	98
三、20 世纪·····	99
第四章 《格萨尔》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布概况·····	102
第一节 在藏族文化语境中·····	102
一、艺人的分布与史诗的流布·····	103
二、史诗在藏区的三个流传阶段·····	104
三、史诗流传的趋势和大致走向·····	107
四、史诗在新时期的“新异”流传·····	109
第二节 在其他民族文化语境中·····	111
一、在蒙古族文化语境中·····	111
二、在土族文化语境中·····	114
三、在裕固族文化语境中·····	116
四、在撒拉族文化语境中·····	119
五、在普米族文化语境中·····	120
六、在纳西族文化语境中·····	121
七、在摩梭人文化语境中·····	122
八、在白族文化语境中·····	123
第三节 在国外民族文化语境中·····	124
一、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卡尔梅克文化语境中·····	124
二、在巴尔蒂斯坦文化语境中·····	126
三、在前印度吉尔吉特文化语境中·····	130

四、在拉达克文化语境中·····	131
五、在尼泊尔东部地区文化语境中·····	133
六、在锡金雷普查人文化语境中·····	134

下编 《格萨尔》文学翻译实践论

第五章 《格萨尔》各式版本与翻译·····137

第一节 《格萨尔》版本研究述要·····	137
一、历代藏族学者的《格萨尔》版本研究·····	138
二、当代学者的《格萨尔》版本研究·····	139
第二节 关于“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概念的提出·····	141
一、辨别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的六道工序·····	141
二、关于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六大特征的辨别·····	144
三、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的经典分类·····	151
第三节 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与文本翻译·····	153
一、前三部（ཐུང་དཔེ་ལྔ་མ་གསུམ་）·····	153
二、中五部（ཐུང་དཔེ་བར་མ་ལྔ་）·····	156
三、降伏四魔（ཐུགས་བཞིའི་དགྲ་བཞི་）·····	158
四、十八大宗（རྒྱང་ཆེན་བཙ་བརྒྱད་）·····	162
五、后两部（ཐུང་དཔེ་གྲི་མ་གཉིས་）·····	175

第六章 《格萨尔》文学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180

第一节 科学性与艺术性辩证关系之把握·····	181
一、文学翻译的双重性·····	181
二、关于“科学本”与“文学本”问题·····	181

第二节 《格萨尔》的翻译如何实现科学性目标·····	182
一、“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信”上·····	182
二、准确理解和译好字词是译文“信”的基础·····	185
第三节 实现科学性目标的具体措施 ·····	192
一、增词扩译法·····	193
二、删减省译法·····	194
三、词性变化法·····	195
四、词义引申法·····	196
五、词义选择法·····	198
六、词义替代法·····	199
七、拆译、合译法·····	200
八、词序移位法·····	202
九、正译反译法·····	203
第四节 《格萨尔》的翻译如何实现艺术性目标·····	203
一、从宏观上把握艺术风格·····	204
二、要善于体现原文的表达方式·····	216
三、要善于体现原作的生动形象·····	218
四、要善于体现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	220
五、要善于体现原作的民族风格·····	222
六、要善于体现原作的节奏·····	225

第七章 藏族诗歌格律与史诗的文学翻译·····227

第一节 藏族诗歌格律述要·····	227
一、藏族诗歌格律的起源与发展·····	228
二、诗歌格律的主要形式·····	229
第二节 藏族诗歌格律与《格萨尔》·····	239
一、《格萨尔》是藏族诗歌格律的集大成者·····	239
二、藏族诗歌格律的主要特点在歌诗中的体现·····	241